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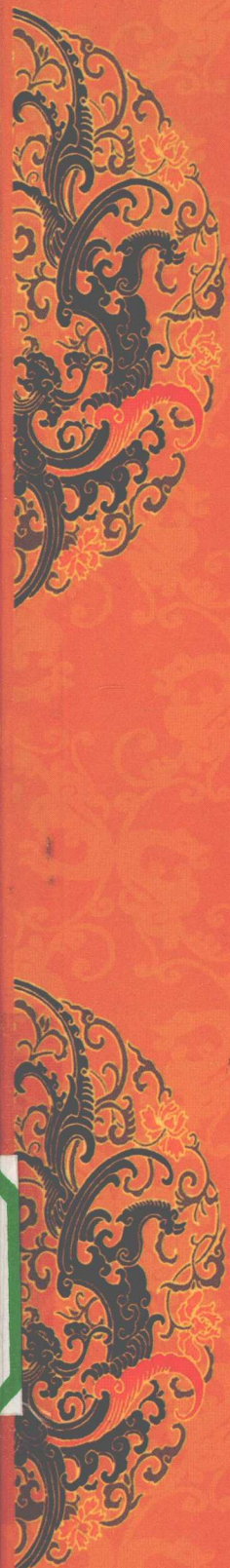
插图本

郑振铎◎著

中国文学史

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下)

郑振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苦吟的诗人的故事——所谓江西诗派——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二十五人的一群——开山祖黄庭坚——寂寞的诗人陈无己——潘大临谢逸等——洪氏兄弟及徐俯——韩驹与晁冲之——吕本中——江西诗派的扩大——一祖三宗之说——陈与义——无病而呻者的遁迹之所

一

宋代的五七言诗，经过了“西昆体”，经过了梅、苏、欧阳，经过了苏轼，已是风格屡变了；但还没有一派规模极大，足以影响到后来诗人们的诗派出来。“西昆体”虽独霸诗坛四十年，但只是台阁体。且他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天才作家们，足以引导了一大群人走的，故对于一般诗人们无甚重大的印象与压迫。当时欧阳修虽在钱惟演的幕中，却也不受其所染。苏轼虽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的风格却是不名一宗的。他是行云流水似的驰骋其横绝一代的诗才，完全为了自适其趣，并没有要提倡什么的意思。苏门诸子，虽一时奔凑其门庭，却各有其特殊的风格，并不怎样跟随了苏轼走去，——其实他的阔大流转的风格也真不容易学。在他的诗里，曾有一部分是写得很深涩险峻，大似黄庭坚、陈师道的所作。但到底是东坡无意中受他们的影响呢，还是黄、陈是推演了东坡这一种的作风而发扬光大之的，却还不可知。真实的为宋诗开辟了一条大道的，乃是黄、陈二人所领导着的江西诗派。在江西诗派里，包括了苏轼以后的许多伟大的诗人，其影响直到了南宋而未已。较之“西昆派”，其势力是更为可观的；其活动是更深入于文人的社会里的，不仅仅表现于浮面的馆阁之士中间而已。他们并不以诗为戏，并不以诗为唱酬敷衍之具。他们是真实的以诗为其第二生命的。他们苦吟，他们专心一志的要将其全心全意表现在诗里，他们写出他们自己所要说的话，而又那样的千锤百炼以出之。有一段故事，最足以表现这一派作家的精神。朱熹《语录》说：“黄山谷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陈无己平时出行，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后起。真是闭门觅句者也。”《文献通考》也说：“石林叶氏曰：世言陈无己每登

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恶闻人声，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抱寄邻家。徐待诗成，乃敢复常。”这和唐诗人贾岛的驴上吟诗，李贺的“呕出心肝”的情形是无殊的。为了他们是这样认认真真地做着诗，一点也不苟且，一步也不放松，直是以整个生命赴之的，故遂卓然有了一个特殊的诗的风趣，成为后人追踪逐迹的中心之一。

二

所谓江西诗派，于黄、陈二人外，更有不少诗人们附于其中。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著录《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自黄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曾纮、曾思父子诗，详见诗集类。”是所谓江西诗派者，连曾氏父子在内，共包括了三十七人了。陈氏不著此二书的编者。《宋史·艺文志》则著录着：“吕本中《江西宗派诗集》一百十五卷，曾纮《江西续宗派诗集》二卷”（虽卷数有异，当即同书）。是二书的编者吕本中与曾纮。但据宋人的记载，吕本中所作者为《江西诗社宗派图》，其有无同时并编作此诗集，则不可知。或是书坊见吕氏《宗派图》而集了派中诗人之所作而编就的吧。本中《宗派图》所列为二十五人。《苕溪渔隐丛话》说：“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铸、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云麓漫钞》曾载居仁《宗派图序》的大略：

古文衰于汉末。先秦古书存者为学士大夫剽窃之资。五言之妙，与《三百篇》、《离骚》争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后莫能及。韩、柳、孟郊、张籍诸人，自出机杼，别成一家。元和之末，无足论者。衰至唐末极矣。然乐府长短句有一倡三叹之致。国朝文物大备。穆伯长、尹师鲁始为古文，盛于欧阳氏。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

这把江西诗派的源流说得很明白。但居仁所录者，并黄庭坚只有二十六人。陈振孙所谓“三十五家”，除吕居仁外（陈氏将吕氏列入宗派内），今已不知其他八人为何姓名。或者，这八人乃是曾纮《续宗派》里所选录的吧。但曾氏《续宗派诗集》仅十三卷（《宋史》仅作二卷），未必便录有八九人之多。也许陈氏所谓“三十五家”乃是“二十五家”的错误吧。曾氏所录的《续宗派诗集》

或仅增加了吕本中一家，或仅仅是补苴罅漏的吧。我们看了陈氏所著录的江西派诸诗人的诗文集（陈氏著录林敏功到江端本诸人诗集，明注出“皆人诗派”云云），无出二十六人（连吕本中）外者，便知这个假定是很有可能。故现在所知的江西诗派，其中包括着黄山谷以下，到吕本中及曾氏父子，共只有二十九人。在这二十九人里，当时虽各有诗集，但今日所存者则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三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举进士。为叶县尉，历秘书丞。绍圣初，坐事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建中靖国初召还，知太平州。复除名，编管宜州卒。自号山谷老人，后又自号涪翁。有《豫章集》^①。庭坚与苏轼交往甚密，世以为苏轼门六君子之一。他的诗极得时誉，或以为在轼之上。王直方《诗话》说：“山谷旧所作诗文，名以《焦尾》、《弊帚》。秦少游云：每览此编，辄怅然终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汉之风。今交游中以文墨称者，未见其比。”《苕溪渔隐丛话》说：“元祐文章称苏、黄。时二公争名，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鲁直诗文，如蚌蛭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文者。此指东坡而言也。张巨山云：山谷古律诗酷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也。”《诗林广记》也载着：“《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时人是那样的赞颂着他，而他的诗的谨严整密，别具风趣，也实足以倾倒了当时的许多人。陈无己为诗高古，目无古人，自言师庭坚。这可见庭坚造诣的深邃程度了。像《题花光为曾公衮作水边梅》：

梅蕊触人意，冒寒开雪花。遥怜水风晚，片片点汀沙。

虽是短短的一首小诗，也是锤炼得很细密的。又像《题竹石牧牛图》：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觝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句法雄健，体制甚新，宜其足以开创了一大派。

^① 《山谷内外集注》，任渊、史容等撰，有明刊本，《聚珍板丛书》本，树经堂刊本。又《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陈师道也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却自言其诗师庭坚，足见其对于庭坚的倾倒的程度。《后村诗话》说：“或曰：黄、陈齐名，何师之有？余曰：射较一镞，弈角一著，惟诗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故能师之。”这话颇为公允。他字无己，一字履常，彭城人。号后山居士。元祐中，以苏轼等荐，授徐州教授。绍圣初历秘书省正字。以疾卒。有集^①。敖陶孙《集评》说：“陈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芬，冲寂自妍，不求赏识。”《诗林广记》也说：“或言后山之诗，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骚雅，不求合于世俗。亦惟恃有东坡、山谷之知也。自此两公外，政使举世无领解者，渠亦安暇恤哉。”然以这样的一位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诗人，他的影响却能够那么伟大，诚是他自己所想不到的。这是常有的事：一位寂寞自甘的天才的诗人，像无己，其所享的荣誉，往往是会出于自己所意想以外的，而喧然的在自己宣传着的空虚的作家，却终于无闻于世。群众的赏鉴常是不会很错误的。无己的所作，虽若不经意的以淡墨写就，却是极为饱满丰腴的。像绝句：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

虽是淡然的数语，却以足耐人吟味而已。他的《妾薄命》二首中有：“叶落风不起，山空花白红……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云云，也是蕴深情于常语里的。至若《答黄生》：

我无置锥君立壁，春黍作糜甘胜蜜。缟袍不受故人意，乐饵肯为儿辈屈！割白鹭股何足难，食鸬鹚肉未为失。暮年五斗得千里，有愧寒檐背朝日。

其风趣更有如以烧焦的笔头，蘸淡墨作速写，虽若枯瘠，而实清韵无穷。无己又喜用俚语入诗，像：“昔人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窗容一罅”，“巧手莫为无面饼”，“惊鸡透篱犬升屋”云云，却仍无损其高古的风趣。为的是用得恰当。不像王梵志一流人，惯如插科打诨似的，以专说俚语俗言，谈道德训条为其极致。故虽是俚语，一放在他手上，也会和他的诗思融合而为一了。

潘大临字邠老，齐安人。有《柯山集》。弟大观，字仲达，皆在江西诗派中。惜所作传者甚少。大观至一语不存。大临最有名的“满城风雨近重阳”

^① 《陈后山集》二十四卷，有明刊本（三十卷），爱庐刊本。又《后山诗注》十二卷，宋任渊撰，有明弘治间袁氏刊本，《聚珍板丛书》本，《四部丛刊》本。

一诗，也仅存此一句而已。谢逸尝用其语，作为三绝句，以吊大临。逸有《溪堂集》。其从弟蒞，字幼梁，诗文媲美于逸，时称二谢。有《竹友集》。蒞所作像《鸣鸠》：

云阴解尽却残晖，屋上鸣鸠唤妇归。不见池塘烟雨里，鸳鸯相并湿红衣。

也很有深远之趣。逸尝有《蝴蝶诗》三百首，人号谢蝴蝶。像：“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又“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云云，《豫章诗话》颇称赏之。

洪朋、洪刍、洪炎兄弟三人，俱有才名，他们是南昌人，黄庭坚之甥。朋字龟父，举进士不第，有《清非集》。刍字驹父，绍圣元年进士。金人陷汴，他坐为金人括财，流沙门岛卒，有《老圃集》。炎字玉父，元祐末登第。南渡后，官秘书少监。有《西渡集》。王直方《诗话》曾称朋的“一朝厌蜗角，万里骑鹏背”一联，“最为妙绝。山谷亦尝叹赏此句。”又刍的“深秋转觉山形瘦，新雨能添水面肥”，为《雪浪斋日记》所引。他窜海岛时所作的“关山不隔还家梦，风月犹随过海身”云云，也为《老学庵笔记》所称。

徐俯^①也是山谷的外甥，七岁能诗。山谷尝道：“洪龟父携师川《上蓝庄》诗来，词气甚壮，笔力绝不类年少书生。熟读数过，为之喜而不寐。老舅年衰力劣不足学。师川有意日新之功，当于古人中求之耳。”（见《豫章诗话》）他是如此的期望着师川。师川，俯字，洪州分宁人。以父禧死王事，授通直郎。绍兴初，赐进士出身。累官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有《东湖集》。《雪浪斋日记》称其“佳树冬不凋，横塘春更绿”为“颇平淡，无雕镂气”。吕居仁列他于宗派中，他尝不平道：“我乃居行闲乎！”（见《云麓漫钞》）是不甘为黄、陈下也。

韩驹^②为江西诗派中黄、陈以外的一个大诗人。他也颇不甘于在这诗派中。《后村诗话》：“子苍蜀人，学出苏氏，与豫章不相接。吕公强之人派，子苍殊不乐。”《云麓漫钞》也引其言道：“我自学古人！”驹字子苍，蜀之仙井监人。政和中，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高宗时，知江州。有《陵阳集》。驹对于作诗，和无己的态度是很相同的。《后村诗话》说：“其诗有磨淬剪裁之功，终身改窜不已。有已写寄人数年而追取更易一两字者。故所作少而善。”像《和李上舍冬日》：“北风吹日昼多阴，日暮拥阶黄叶深。倦鹊绕枝翻

① 徐俯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② 韩驹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冻影，飞鸣摩月堕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云云，是很得人推赏的。

晁冲之在江西诗派中也是佼佼的一个。他字叔用，济北人。授承务郎。绍圣以来，党祸既作，他便不复出仕。有《具茨集》^①。刘后村《诗话》说道：“余读叔用诗，见其意度宏阔，气力宽余，一洗诗人穷饿酸辛之态。”观其“少年使酒走京华，纵步曾游小小家”（《追往昔》）云云，固与叹穷说苦者有别。他虽不第，而过着隐居的生活，因其家世很好，又是贵游弟子，所以没有穷饿酸辛之态。

吕本中^②是始倡江西诗派的这个名称者，后人也以他附于这诗派里。他字居仁。靖康初，官祠部员外郎。绍兴中，历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以劾罢。学者称东莱先生。谥文靖。有《东莱集》、《紫薇诗话》及《江西宗派图》。《茗溪渔隐丛话》称其诗“清驶可爱”。并引其隽句如“树移午影重帘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诗”，“残雨人帘收薄暑，破窗留月镂微明”，这确都是值得流连吟诵的。

四

南丰曾纮，字伯容，及其子思，字显道，皆有官而高亢不仕。陈振孙云：“杨诚斋序其诗以附诗派之后。”而曾纮尝编《江西续宗派诗集》，固是以江西派为宗的者。

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也以江西诗派为归往。他更推广吕本中之说，倡为一祖三宗的主张。祖是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与义生与本中同时，但本中不列之于诗派里，而其诗实亦宗仰黄、陈的。与义字去非，号简斋，有《简斋集》^③。《鹤林玉露》谓：“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繇简古而发穠纤。遭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刘后村《诗话》更推尊着他：“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但他走的路，究竟和黄、陈走的一样——同是学杜的尖新骨突处。所以方回把他列为江话派三宗之列是不错的。他所作，像《江南春》：

① 《具茨集》十五卷，有《海山仙馆丛书》本。

② 吕本中见《宋史》卷四百七。

③ 《简斋集》十六卷，有《聚珍板丛书》本。又《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宋胡稚笺注。有《四部丛刊》本。

雨后江上绿，客悲随眼新。桃花十里影，摇荡一江春。朝风逆船波浪恶，暮风送船无处泊。江南虽好不如归，老荠绕墙人得肥。

又像：“泊舟华容县，湖水终夜明。凄然不能寐，左右菰蒲声。穷途事多违，胜处心亦惊。三更萤火闹，万里天河横。腐儒忧平世，况复值甲兵。终焉无寸策，白发满头生”云云，都是经过了大悲大痛的号呼，其穷愁之态是非出于作伪的。

五

江西诗派的影响，不仅在宋，且也深切的盘踞于后来的诗坛里。金王若虚大不满之，尝有诗骂之道：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是祖师低一著，纷纷嗣法更何人！

这话把一般自命为江西派衣钵的诗人们挖苦得尽够了。但那实在是那班“伪拟古”的诗人们的罪过。黄、陈诸人，其高处，本来便都在“文章自得方为贵”一语上。《渔洋诗话》道：“苏、黄惟在不屑拟古，故自成一派。”这话很对。后来凡是无病而呻，故作穷饿酸辛之态的诗人们，无不遁入江西派中，而江西派遂为人诟病到今。其实，黄、陈是不任其咎的！

参 考 书 目

- 一、《宋诗纪事》一百卷 清厉鹗编，有清乾隆十一年原刊本。
- 二、《宋诗钞》 清吴之振等编，有原刊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附《诗钞补》）。
- 三、《江西诗派小序》 宋刘克庄著，有医学书局《历代诗话续编》本。
- 四、《苕溪渔隐丛话》一百卷 有明刊本，清刊本，《海山仙馆丛书》本。
- 五、《紫薇诗话》 宋吕本中著，有《历代诗话》本。
- 六、《宋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有明刊本，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 七、《声画集》八卷 宋孙绍远编，有《楝亭十二种》本。
- 八、《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元方回撰，有清康熙间吴氏刊本，有《镜烟堂十种》本。
- 九、《宋元诗会》一百卷 清陈焯编，有原刊本。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古文运动的第二次开幕——骈偶文本身的崩坏——柳开石介诸人的呼号——古文运动主盟者欧阳修——韩柳文研究者的蜂起——范仲淹司马光等——曾巩王安石等——三苏的称霸——苏门六君子——所谓“道学家”的文字

一

北宋的散文，殆为古文家独霸的时代。韩愈以其热情的呼号，开始古文运动的第一幕。但当时骈俪文的流毒尚深中于人心，一时无法摆脱。除了有志于不朽之业的文人们外，罕有光顾到所谓“古文”之门庭的。一般人仍是以骈俪文作为通行的文字。宋初“西昆派”的诸作家，在散文方面也仍沿袭了这条通行的大路走去的。但到了欧阳修诸人起来后，形势却大变了。骈文经历了千年的生命，已是衰老得不堪了，经不起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遂在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里，被古文家们一踏之而不复能再爬起来。这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遂奠定了“古文为散文之主体”的基础。从此以后，几有千年，无复有人敢向古文问鼎之轻重。当时，考试文及奏议，虽在公式上仍有必须作四六文者，但四六文的运命，也被仅限于此而已。她是永不复能再登文坛的主座之上的了。

二

宋初为古文者有柳开^①。开生于晋末，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进士。他少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始元。然他的影响却很小。真实的掀开了古文运动的第二幕者乃是欧阳修、石介诸人。石介^②是一位十足的黑旋风式的人物，具有韩愈似的卫道的热情与宣传的伎俩。他尝写了一篇《怪说》，专门攻击杨亿诸人。这个声势赫赫的呼号，便是古文运动的正式的开

① 柳开见《宋史》卷四百四十《文苑传》。

② 石介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传二》。

幕。同时有祖无择^①、李觏^②、尹洙^③、穆修^④、苏舜卿诸人，也皆为古文，非韩、柳之言不道。觏有《盱江集》，在当时虽未甚有大名，而其文章实在尹、穆诸人之上。但其影响与势力远在他们之上者，则为欧阳修。欧阳修在北宋散文坛上的地位，大类韩愈之在唐。石介虽大声疾呼，但力量究竟太小。欧阳修则居高临下，以衡文者的身份，主持着这个运动，天然的自会把整个文坛的风气变更过来了。修^⑤有《书韩文后》一文，叙述当时古文运动的经过颇详：

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其敝篋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

虽是记载着韩文的今昔，而韩文的行于世，便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成功。在此时之前，有一段关于古文的事，颇可笑。《五朝名臣言行录》说道：“穆参军^⑥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得金，用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肆，辄取阅。公夺取，怒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相送。’遂终年不售。”有这样热忱的宣传者，乘了“西昆体”之弊而出现，古文自然是终于要大行于天下了。一种风气的流行，虽未必该完全归功于一二人。然那一二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而出来打先锋，在蔓草丛中，硬辟出一条道路来，其自信不惑的勇气自是很值得敬重的。

欧阳修肆力为古文，其成就确在尹、穆诸人以上。其集中所有，以敷腴温润之作为多，一洗当时饽刻骈偶之习。相传他主持考政时，凡遇雕琢剗削之作，一概弃之不顾。天下风气为之一变。朱熹尝极称其《丰乐亭记》。他又作《本论》，以攻佛家，其论旨和态度，正和韩愈的《原道》一般无二。凡是古文家便都是卫“道”者。这似已成了一个定例。

① 祖无择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② 李觏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传二》。

③ 尹洙见《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④ 穆修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文苑传四》。

⑤ 《欧阳修文集》，刊本极多。《四部丛刊》中有《居士集》。

⑥ 《河南穆公集》三卷，又《尹洙集》二十八卷，俱有《四部丛刊》本。

与欧阳修并时为古文者，尚有范仲淹^①、宋祁、刘敞^②、司马光^③诸人。祁与修同修《唐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④，以数十年之力赴之。积稿盈屋，久乃写定。他叙事详赡有法，又善于剪裁古人的材料，故《通鉴》遂成为重要的史书之一。

三

略后于欧阳修之古文家，有曾巩、王安石及眉山的三苏。巩^⑤出于欧阳修的门下，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登嘉祐二年进士。少与王安石相善。及安石得志，乃相违。安石为文遒劲有力。巩则稳妥而已^⑥。

实际上大畅古文运动的弘流者不得不推苏轼。轼与父洵、弟辙皆有才名。洵^⑦字明允，年二十七，发愤为学。岁余，往应试不第。归尽焚旧所作文，闭户读书。遂成通淹。辙^⑧字子由，性沉静简洁。为文亦澹远有致。然惟轼最为雄杰。^⑨轼是一位充溢着天才的诗人，为古文也富有诗意。他尝自说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话恰可以拿来做他的文章的确评。

轼门下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的六君子。在其中，补之、耒和庸尤以善古文称。补之有《鸡肋集》，耒有《宛邱集》，廌有《济南集》。秦观虽以词掩其古文，但其所作，却通赡可喜，富于风趣。《淮海集》^⑩里固不仅以“词”为独传也。

四

凡古文家无不以卫“道”自命，自韩、柳以来皆然。但宋代的理学家，却究竟自成一系，不和做古文的文士们同科。《宋史》也于《儒林》、《文苑》之外，别立《道学》一传。原来古文家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是卫“道”，究竟不脱文

- ① 《范文正公集》有《四部丛刊》本。
- ② 刘敞见《宋史》卷三百十九。
- ③ 司马光见《宋史》三百三十六。
- ④ 《司马温公集》有《四部丛刊》本，又其他刊本也很多。
- ⑤ 曾巩见《宋史》卷三百十九。
- ⑥ 《元丰类稿》五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 ⑦ 苏洵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传四》。
- ⑧ 苏辙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 ⑨ 三苏文集刊本甚多，《四部丛刊》里也俱有之。
- ⑩ 《淮海集》有明刊本，《四部丛刊》本。

士的习气。至所谓道学家的，方真实的以“道”为主，以文为辅。故许多的道学家，其文章往往自成为一个体系，正像邵雍的诗一样。在其间，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诸人^①。张载作《正蒙》、《西铭》，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及《通书》，其文辞尚为雅整。而二程之作，尤为通贍，并不像后来“语录”式的文章之好拖泥带水。

参 考 书 目

一、《宋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有明刊本，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二、《古文关键》二卷 宋吕祖谦编，有冠山堂刊本，《金华丛书》本。

三、《三苏文范》十八卷 明杨慎编，有明刊本。

四、《唐宋八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 明茅坤编，有明刊本，有坊刊本。

五、《唐宋八大家类选》十四卷 清储欣编，有刊本。

六、《古文辞类纂》(姚鼐)及《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也当一读，以见所谓“古文”的统系。这二书俱有通行本。

^① 周敦颐等四人均见《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

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敦煌“变文”的亲裔——宋代叙事歌曲的发达——宋大曲的进展——由大曲到鼓子词的过渡——《蝶恋花》鼓子词——伟大的创作者孔三传——诸宫调结构的宏伟——联合诸“官调”为一堂的第一次的尝试——今存的三部伟大的诸宫调——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诸宫调生命的短促——张五牛大夫创作的“赚词”

一

敦煌发现的“变文”，虽沉埋于中国西陲千余年，但其生命在我们的文坛上并不曾一天断绝过。——且只有一天天的成长孳生，而孕育出种种不同的文体出来。在宋的时代，由变文所感化而产生的新文体，种类很多，而鼓子词与诸宫调的二种，最为重要。我们的叙事诗，最不发达。但自变文的一体，介绍进来了之后，以韵、散交错组成的新叙事歌曲却大为发达。这增加了我们文坛的极大的活气与重量。原来我们视《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长恨歌》诸作为绝大的珍异者，但若以自变文出现以来所产生的叙事的种种大杰作与之相较量，则《孔雀东南飞》等等诚不免要歉然的自觉其幼稚。在其间，变文与诸宫调，尤为中世纪文学里的最伟大的新生的文体，足以使后来的诸作家，低首于他们之前的。

诸宫调的产生，约在北宋的末年。在其前，则有同性质的“大曲”和“鼓子词”的出现。在其略后，则更有“赚词”的创作。这些文体，不仅在宋代是新鲜的创作，即在今日，对于一般的读者似也还都是很陌生的。本章当是任何中国文学史里最早的讲到她们的记载吧。

二

先说“大曲”。《宋史·乐志》曾载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大曲的名目。其中的名称，与唐代燕乐大曲的名目，颇有几个相同的，像《梁州》、《伊州》、《绿腰》等。这些大曲，最原始的方式是怎样的，今已不可知。但我们在宋人著作里，所见的大曲，像董颖的咏西子事的《道宫薄媚》；曾布的咏冯燕事的《水

调歌头》等，都是长篇的叙事歌曲。《道官薄媚》从《排遍第八》起，到《第七煞衮》止，共有十遍，《水调歌头》则从《排遍第一》起，到《排遍第七·擷花十八》止，共有七遍。姑举《水调歌头》的首二遍于下：

〔排遍第一〕魏豪有冯燕，年少客幽、并。击球斗鸡为戏，游侠久知名。因避仇来东郡，元戎逼属中军。直气凌貔虎，须臾叱咤，风云凜凜座中生。偶乘佳兴，轻裘锦带，东风跃马，往来寻访幽胜，游冶出东城。堤上莺花撩乱，香车宝马纵横。草软平沙稳，高楼两岸，春风笑语隔帘声。

〔排遍第二〕袖笼鞭敲镗，无语独闲行。绿杨下，人初静，烟澹夕阳明。窈窕佳人，独立瑶阶。掷果潘郎，瞥见红颜。横波盼，不胜娇，软倚云屏曳红裳。频推朱户，半开还掩。似欲倚伊哑声里，细诉深情。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珮，绸缪相顾不胜情。

这当是宋词发展的自然的结果。“词”在这时已不甘终老于抒情诗的范围以内，而欲一试身手于叙事诗的场地上了。所谓唐的大曲，或和宋初的大曲，同是有“声”而无“辞”，只是几遍的舞曲，和《水调歌头》诸作，当是大殊的。

别有所谓《调笑转踏》者，也是大曲的一流。曾慥《乐府雅词》曾录无名氏的《调笑集句》，郑彦能的《调笑转踏》，晁无咎的《调笑》，皆是以诗与曲相间而组合成之的。先陈“入队”的致词，然后是一首诗，然后是一首曲，以后皆是以一诗一曲相间，末则结以“放队”词。这种体裁，已较大曲为进步，似是由大曲到鼓子词的一种过渡。

三

“鼓子词”是最明显的受有“变文”影响的一种新文体。在歌唱一方面，似颇受大曲的体式的支配，但其以散文的歌曲交杂而组合成之的方式，则全然是“变文”的格局。在文体的流别上说来，“大曲”是纯粹的叙事歌曲，“鼓子词”却是“变文”的同流了。

宋人的鼓子词，传者绝少。今所知者，有赵德麟《侯鯖录》中所载的咏《会真记》故事的《商调蝶恋花》一篇。德麟采用唐元稹的《会真记》原文，成为其中“散文”的一部分，而别以《商调·蝶恋花》十章，歌咏其事。他将《会真记》分为十段，每段系以《蝶恋花》一章。如此构成了所谓“鼓子词”的一体。姑举其中的一段于下：

传曰：余所善张君，性温茂，美风仪，寓于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

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叙其女，乃异派之从母。是岁，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之徒，因大扰，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惶骇不知所措。张与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难。郑厚张之德，因饰僕以命张。谓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弱子幼女，犹君之所生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礼奉见。乃命其子曰欢郎，女曰莺莺，出拜尔兄。崔辞以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宁复远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饰，垂鬟浅黛，双脸桃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凝眸丽绝，若不胜其体。张问其年几？郑曰：十七岁矣。张生稍以词导之，宛不蒙对。终席而罢。奉劳歌伴，再和前声：“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绡绡频掩酥胸素。黛浅愁深妆淡注，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四

但在这些新文体中，最重要，且最和“变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者，当为“诸宫调”的一体。在结构的宏伟和局势的壮阔上，也只有“诸宫调”方可和“变文”相拮抗。像鼓子词和大曲等，实在只是简短的歌曲，不足与他们列在同一的水平线上。诸宫调出现于北宋之末。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道：“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中，也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的云云。其他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里也都提到孔三传和诸宫调的事。是诸宫调乃是熙、丰、元祐间的一位才人孔三传所创作的了。但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在今日却不能知道他的生平，并不能得到片言只语的遗文，诚是一件憾事！三传所首创的诸宫调古传，既是“士大夫皆能诵之”，则必定是很有可观的，其佚失似不是无足轻重的！

诸宫调是讲唱的。其讲唱的方式，当大类今日社会上的讲唱弹词、宝卷；也正当像唐代和尚们的讲唱“变文”。《西河词话》说：“《西厢》挡弹词，则有白有曲，专以一人挡弹，并念唱之。”当和当日的实际情形，相差不远。张元长《笔谈》说：“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焦循《剧说》引）这话很靠不住。当是卢兵部的“自我作古”，或“想当然”的可笑的复古的举动。我们如果读了石君宝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一剧（见《元刊杂剧三十种》），当可于诸宫调的讲唱的情形略略的明了了。

诸宫调的名称，从何而来呢？诸宫调的结构，和“变文”是全然不殊的。

其所不同者，乃在歌唱的一部分。“变文”用的是七言或间以三三言，而“诸宫调”则用的是很复杂的“宫调”。原来大曲和鼓子词，皆用同一宫调里的同一曲牌，反复的来歌咏一件故事。像上文所引的《道宫薄媚》，便是用“道宫”里的《薄媚》一调，反复到十遍，以歌咏西子故事。但诸宫调则不是这样的。她是无限量的使用着各个宫调里的各个曲调以歌咏一个很长篇的故事的。像《刘知远诸宫调》的第二卷的首一部分，其歌唱的部分便是这样的布置着的：

《中吕调·牧羊关》，《仙吕调·醉落托》，《黄钟宫·双声叠韵》，《南吕调·应天长》，《般涉调·麻婆子》，《商角·定风波》，《般涉调·沁园春》，《高平调·贺新郎》，《道宫·解红》……

这比较所谓大曲和鼓子词的单调的布置是进步得多少呢？难怪孔三传一创作了这种新声出来，便要轰动一时了。且这也是第一次把“诸宫调”联络起来叙述一件故事的尝试。这个尝试的成功，对于后来杂剧的产生和其结构是极有影响的。

五

“诸宫调”在宋、金的时候，流传得很广。《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所记载的以讲唱诸宫调为业的人也不少。《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里有：“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添续《八阳经》”的云云，又董解元《西厢记》的开卷，也有：

〔太平赚〕……比前览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

〔柘枝令〕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

诸语，是诸宫调的著作，在那个时代是有很多种的。但今日所见者，除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以外，却别无第四本了。

董解元生世不可考，关汉卿所著杂剧有《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一本（今佚），说的便是他的故事吧。陶宗仪说他是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时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列他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首，并于